

唐伯虎尺牘



海上
大通圖書社
印行

唐伯虎尺牘

才子
牘子

祝枝山尺牘
唐伯虎尺牘

金聖嘆尺牘
鄭板橋尺牘

上海大通圖書社印行

民國二十四年六月一日出版

才子
尺牘

唐伯虎尺牘

版權所有



定價大洋八角

編	校	出	發
輯	閱	版	行
者	者	者	人
鐵	吳	大	吳
琴	眠	通	毅
屢	佛	圖	夫
主		書	
		社	

特約總批發所

中西書局總店

上海望平街中市

各省中西書店代理發售

才子
牘子

唐伯虎書牘目錄

唐伯虎小史

上吳天官

與文徵明

答文徵明

又與徵仲

與周東村 論畫

再與周東村 論畫

與周東村 約遊羅浮

與周東村 除夕招飲

與周東村 論婚姻

與徐文長 訊不覆

與徐文長 問候

與徐文長 述安貧

與徐文長 論遇合

與徐文長 述遊客

與徐文長 約同車

與徐文長 謝寄序

與徐文長 述近况

與祝希哲 招賞桂

與祝希哲 約拈詩

與祝希哲 述旅况

與祝希哲 贈鵝

與祝希哲 約戲文徵明

與祝希哲 索酒

與祝希哲 述近事

與祝希哲 索輓妓詩

與祝希哲 論交

與祝希哲 索題咏

與祝希哲 告所見

與祝希哲 述近畫

與祝希哲 論行樂

與張夢晉 約訪方外

與張夢晉 贈酒

與張夢晉 述貧

與張夢晉 招飲

與張夢晉 約賞雪

與張夢晉 告客中事

與張夢晉 述事

與張夢晉 慰落水

與張夢晉 告近事

與張夢晉 告藥方

與張夢晉 述友人事

與張夢晉

與張夢晉 約夜遊

與張夢晉 述客况

與沈石田 論畫

與沈石田 復得詩

與沈石田 呈和詩

與沈石田 索畫

與沈石田 呈題集詩

與沈石田 論山水

與沈石田 招玩月

與沈石田 戒弈

與沈石田 述所見

與沈石田 約過訪

與楊廉夫 寄和詩

與沈啓南 贈蘭

與王履吉

與王履吉

與王履吉

與王履吉

與王履吉

與梅谷山人

與朱彥明

與朱彥明

與沈德徵

與沈德徵

與錢明綬

與嚴民望

與嚴民望

與孫秋原

與徐昌穀

與徐昌穀

唐伯虎書牘

目錄

與梅谷山人

與陳二南

與陳二南

與陳二南

與孫可齋

與孫可齋

與進覺上人

與汪曉庵

與汪曉庵

與汪曉庵

與季孟直

唐伯虎書牘

目錄

與季孟直

與周秋山

與周秋山

與周秋山

與周秋山

與周秋山

與周秋山

與朱祖望

與朱祖望

與朱祖望

與法霞和尚

與法霞和尚

與徐素

與徐素

與徐素

才子
牘子

唐伯虎書牘

唐伯虎小史

唐寅字伯虎，又字子畏，號六如，吳縣吳趨里人。有俊才，善屬文，駢儷尤絕。爲人風流倜儻，放浪自喜；明宏治戊午，以第一人登賢書，次年會試，適江陰徐經以關節事敗，唐亦牽連獲罪，放爲小吏，不受，竟歸吳中。自是益放達，以詩畫聲色自娛，不復向名場角逐矣。生平與文徵仲、祝希哲、沈石田最稱莫逆，蓋茲數人者，詩酒書畫，皆有獨絕，其相知固非偶然也。時吳中言書畫者，以唐、祝、文、沈並稱，而唐畫尤奇，嘗于立夏日畫海螭圖，又有蟻陣、鴉陣等作，皆前人所無。信手揮洒，都有妙趣，宜得者之珍逾珙璧也。嘗與客出遊，見一果園茂甚，戲踰

牆盜果，失足墮廁，客居牆外，久待不出，以爲伯虎已飽啖矣，踰垣迹之，亦墮廁中；伯虎鼓掌大笑曰：君亦來享此耶？又嘗與祝希哲扮乞兒，沿門求乞，得錢沽酒，就古寺中作狂飲。又嘗偕諸友浪遊，酒少不盡歡，徧索杖頭，則無有，乃悉典友衣以佐酒資，始得狂醉，醉後塗抹山水數幅，次日得錢，盡贖所質而返諸友。其狂誕類多如此。伯虎于詩酒之外，尤以聲色自娛，因與繼妻沈氏絕裾之後，無室家之累，亦借此以遣情懷耳。曾戀一妓名徐素者，有終身之約，惜素早夭，未果。伯虎曾有詩哭之，且諸名士亦多有詩文挽之。而蕉窗雜錄有云：唐子畏被放後，于金閶見一畫舫，珠翠盈坐，內一女郎，姣好姿媚，笑而顧己，乃易微服，買小艇尾之，抵吳興，知爲某仕宦家婢也。日過其門，作落魄狀，求傭書者，主人留爲二子傭事，無不先意承旨，主人甚愛之；二子文日益奇，父師不知出自子畏也。己而以娶求歸，二子不從，曰：室中婢，惟汝所欲。遍擇之，得秋香者，卽金閶

所見也，二子白父母而妻之。婚之夕，女郎謂子畏曰：君非向時金閨所見者乎？曰：然。曰：君士人也，何自賤若此？曰：汝昔顧我，不能忘情耳。曰：妾昔見諸少年擁君出，素扇求書畫，君揮翰如流，且歡呼浮白，旁若無人，睨視我舟，妾知君非凡士也，乃一笑耳。子畏曰：何物女子，于塵埃識名士耶！益相歡洽，居無何，有貴客過其門，主人令子畏典客，客于席間恆注目子畏，且私謂曰：君貌何似唐子畏？子畏曰：然。余慕主家女郎，故來此耳。客白主人，主人大駭，列于賓席，盡歡。明日，治百金裝，併婢送歸吳中。據此一記，則俗傳之三笑彈詞中所載之賣身投靠，及點秋香諸事，信而有徵矣。以伯虎之爲人，玩世離倫，不拘小節，此等遊戲三昧之事，亦正不可謂其必無，要不如俗傳之甚耳。伯虎與文祝等交最契，希哲亦寄情聲色，而徵仲則素號端方，生平未嘗一遊狹邪。伯虎曾屢戲之，一日與諸友縱飲石湖，先攜妓藏舟中，乃邀徵仲同遊，徵仲初不覺也。酒半酣，伯虎

岸幘高歌，呼妓進酒，徵仲大詫，辭別。伯虎命諸妓固留之，徵仲益大叫，幾赴水，遂另買小艇而逸。伯虎好遊，山陂水涯，恆見其迹，而東南名勝之區，亦幾踏遍。嘗遊梁溪，值除夕，無可消遣，忽憶梁溪舊俗，元旦無春帖，僅以雙紅箋貼兩門楣而已。遂呼奚奴，研礪糜斗許，爲各題二語云：「閉門家裏坐，禍從天上來。」一城幾遍，詰朝啓門，相與詫爲神怪也。又曾與祝希哲遊維揚，極聲伎之樂，賞用乏絕，兩公戲相謂曰：「鹽使者課稅甚饒，乃僞作元妙觀募緣道者，衣冠甚偉，詣臺造請焉。鹽使者大怒，叱之曰：『爾獨不聞御史臺霜威凜凜耶？何物道士，輒敢徑造乎？』」兩公對曰：「明公將以貧道爲遊食者耶？非敢然也。貧道所與交，多天下賢豪長者，卽如吾吳唐伯虎、祝枝山、錢謙益，咸折節爲友。明公不棄，請奏薄技，惟公所命。」御史霽威，隨指牛眠石爲題，命兩公賦之。兩公立就一律，詩云：「嵯峨怪石倚雲間，（伯虎）拋擲于今定幾年。（枝山）苔蘚作毛因雨長，（伯虎）藤蘿

穿鼻任風牽（枝山）從來不食溪邊草（伯虎）自古難耕隴上田（枝山）怪殺牧童鞭不起（伯虎）笛聲斜挂夕陽煙（枝山）御史得詩笑謂兩公曰：詩則佳矣，意欲何爲？兩公進曰：明公輕財好施，天下莫不聞，今姑蘇元妙觀圯甚，明公倘能捐捧葺之，名且不朽。卽檄下長吳二邑，資金五百爲葺觀費，兩公得檄，卽扁舟歸吳，投檄二邑，更修刺謁二尹，詐爲道者關說，得金果如其數，乃悉召諸妓，及所與遊者暢飲，數日輒盡。異日鹽使者按吳，肅儀謁觀，見廟貌傾圯如故，召長吳二令責之。令對曰：奉明公檄，適唐解元伯虎祝京兆允明，兩公自維揚來，極道明公爲此勝舉，卽畀金如數。鹽使者悵然，心知兩公，然惜其才名，不問也。類此之事，不一而足，至今吳人多有能道之者。伯虎嗜酒甚，中年益縱，與張夢晉稱酒中二龍，每飲輒醉，醉則潑墨酣歌，杖頭金盡，則出丹青賣之，得錢輒復行沽。其言志詩云：「不煉金丹不坐禪，不爲商賈不耕田，閒來寫就丹青賣，」

不使人間造孽錢。」亦可見其生平矣。晚年乃歸心佛乘，自號六如居士，蓋取金剛偈中語也。築室桃花塢，顏曰桃花庵。年五十四卒，卽葬于桃花庵西北。桃花庵卽今之準提庵，庵前有高樓，俗呼爲魁星閣者，卽當年唐公讀書處也。滄桑幾劫，今且無人知此閣乃昔年諸名士曾論詩賭酒其中者矣。流光飛影，人事固不長哉！

唐寅

上吳天官

寅再拜：昔王良適齊，投策而嘆，歐冶去越，折劍言詞，藝不云售，慨猶若此，況深悲極憤者乎？寅夙遭哀憫，室無強親，計鹽米，圖婚嫁，察雞豚，持門戶，明星告旦，而百指伺餽，飛鼠啓夕，而奔馳未遑；秋風飄爾，而舉翮觸隅，周道如砥，而垂頭伏櫪；輿隸交叱，刀錐並侵，烟爨就微，顛仆相繼，徬徨閨閣之下，婆婆里巷之側，飛塵揚波，行人如蟻，恫恫惻惻，不可與處，此乃有生之憂，非寅之所畏也。至若槿樹辭榮，芳林引暮，學書不成，爲箕未貨，艷色廢于羣醜，齊音咻于衆楚，雞旣鳴矣，而飄搖遠遊；日云夕矣，而契闊寤嘆；九衢延絲，而窮轍漣如，高門將

將而敗刺無從；又漢綱橫施，略瑕錄腐，驚馬效其馳驅，鉛刀礪其銛鏑，有志功名之士，扼腕攘袂之秋也。若肆目五山，總轡遼野，橫披六合，縱馳八極，無事悼情，慷慨然諾，壯氣雲蒸，烈志風合，戮長蜺，令赤海斷修蛇，使丹岳功成事遂，身斃名立，斯亦人生之一快而寅之所期也。乃至凍蠅垂翅，絕望驥後，斥鷃栖蒿，仰思鴻末，念言自致，力薄羽微，人生若朝露，百年如飛電，一旦先犬馬何從效分寸哉？使童牛躑躅于重基，狐狸跳梁于元窰，皮毛並沒，草木同塵，雍門援琴，吁其傷矣！墨子悲絲，殊乎昨矣；華省陳筵，不可作矣；虫悲風暄，時代及矣；此寅所以撫案而思，仰天而嘆，不能不爲之憤悵而哀傷也！執事俊榜魁元，清時宰相，羔羊有不渝之節，鳴鶴得靡忤之道，木鐸警衆，魏象詔民，裁成風雨，旋轉日月，朝廷之師臣，海內之人望，所謂域中銀斗高標，海內山瑤共仰矣。寅瞻桑梓，得俱井邑，感于斯之義，冒通家之請，謹錄所著投贄。嗟乎！平子縛才，乃假聲

于三都之賦，孟陽後進，敢托途劍閣之銘？所以旁展豐才，直施利筆，苟其不爾，則前愆并聚，後悔何尋！寅竊不料，反顧微軀，塊然一物，若得充後陳之請問，被壁上之餘光，則枯骨不朽，故敢伏光範門下請教，不勝惶恐之至！

與文徵明

寅白，徵明君卿：竊嘗聞之，累吁可以當泣，痛言可以譬哀，故姜氏嘆于室，而堅城爲之隳堞，荆軻議于朝，而壯士爲之徵劍。良以情之所感，木石動容，而事之所激，生有不顧也。昔每論此，廢書而嘆，不意今者事集于僕，哀哉哀哉！此亦命矣。俯首自問，死喪無日，括囊泣血，羣于鳥獸，而吾卿就以英雄期僕，忘其罪累，殷勤教督，罄竭素懷，缺然不報，是馬遷之志，不達于任侯，少卿之心，不信于蘇季也。計僕少年，居身屠酤，鼓刀滌血，獲奉吾卿周旋，頡頏婆娑，皆欲以功